



高尔基选集

没用人的一生

高尔基选集

沒用人的一生

夏衍譯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

叶夫赛·克林柯夫四岁的时候，他父亲就被山林管理人用枪打死了。满七岁的时候，他母亲死了。他的母亲是正在收割的时候，在田里突然死掉的，因为这种死法太奇突，所以叶夫赛看见她的死尸，也不觉得害怕。

铁匠彼得伯父将手放在孩子的头上，说：

“怎么办？”

叶夫赛的妈妈躺在长凳上，叶夫赛向放着长凳的那个角落瞥了一眼，低声回答说：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铁匠用衬衫袖子揩干脸上的汗，沉默了好久；然后将侄儿轻轻推开。

“唉，你，这个小老头……”

从此之后，大家就管这孩子叫做“小老头”。这个称呼是和他相称的，因为他的个子比一般同样年纪的孩子矮小，他的行动迟缓，嗓音尖细。在他瘦瘦的脸上，无精打彩地竖立着鸟嘴一样的鼻子，毫无光彩的圆眼睛胆怯地震动，稀疏的黄头发长成滩儿。在学校里，同学们取笑他，打他，因为他那副猫头鹰般的脸孔，不知道为什么使健康而活泼的孩子们看了生气。他躲开孩子们，总是孤独无伴地坐在阴暗的地方、墙角下或洼坑里。藏在这些地方，使别人不

注意他，他小心翼翼地蜷縮着，睜大圓眼睛，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人們。當眼睛疲倦的時候，他久久地閉着眼睛，象瞎子似地坐着，輕輕搖擺軟而輕的身體。在伯父家裏，他也極力使別人不注意他，但在这儿，這是很難辦到的，因為每逢中飯和晚飯的時候，他不得不和大家在一起。他伯父的年紀最小的兒子，叫亞柯夫，長得胖胖的，血色很好，每當他坐上食桌的時候，亞柯夫總是用盡一切方法來觸怒他或者使他發笑，裝着鬼臉，伸出舌頭，從桌子下面踢他或捏他。要使葉夫賽發笑的企圖沒有得到成功。但是，他常常疼得發抖，黃的臉變青，兩眼瞪大，手裏的調羹也抖動起來。

“你怎麼啦，小老头？”彼得伯父問。

“亞希卡^①捏我。”這個孩子以平穩的聲音，毫無怨意地說明理由。

如果彼得伯父打亞希卡的后腦勺或者揪他的頭髮，阿加菲亞伯母便噉起嘴巴，氣憤憤地嚷：

“呸！說謊……”

然後，亞希卡在什麼地方找到他，長時間地、拚命地打他一頓。葉夫賽認為挨打是不可避免的，也知道告亞希卡的狀是不合算的，因為假使彼得伯父打了兒子，那麼阿加菲亞伯母一定會加倍地在侄兒身上報復，而她比亞希卡打得更疼。所以每當葉夫賽看出亞希卡要開始打他的時候，這個“小老头”便倒在地上，尽可能將身體緊緊地縮成一塊，將膝蓋縮攏到肚子上，用兩手抱住臉和頭，默不作聲地用身體側面和背脊去承受堂弟的拳頭。但每次，他愈加忍耐地忍受毆打，亞希卡會愈加生氣，有時候，亞希卡甚至會哭出來，一面踢着堂兄的身體，一面喊：

① 亞柯夫的小稱。——譯者注。

“可恶的地鼈虫！喊一下吧！”

有一次，叶夫赛拾了一块马蹄铁，将它送给亚希卡，因为即使不送给他，他也一定要来夺这个拾物的。亚希卡得了礼物之后，心软起来，问：

“方才我打你打痛了吧？”

“痛！”叶夫赛回答。

亚希卡想了一想，搔搔头，说：

“嗯，不要紧，慢慢会好的。”

他走开了，但是，他的这一句话使叶夫赛有点感动，他抱着希望，低声地重复了一下：

“慢慢会好的……”

有一次，叶夫赛看见过女巡礼人用蕁麻揉擦她走累了脚。于是，他也用蕁麻擦了一下被亚希卡痛毆的腰部，果然觉得蕁麻大大减轻了疼痛。从此，每逢被打以后，他使用任何人都不喜欢的毛茸茸的毒草叶认真地揉擦被打伤的地方。

他的功课很坏，因为他总是满怀着被毆打的恐惧心来上学，备受欺负地回家。他掩饰不了唯恐被欺负的神气，这又引起大家想多打“小老头”几拳的、不可克制的念头。

叶夫赛会唱中音了，老师将他编入教会合唱队里。他在家里的时间减少了一些，但是，由于练习合唱，和同学们接触的机会却增加了，这些同学打他也不亚于亚希卡。

他喜欢那古老的木造教堂，教堂里有許多阴暗的小屋，他老是想去看这些小屋的舒适的、温暖的安静。他暗暗地期待着，在一个小屋里能有一种异常的、美好的东西，它拥抱他，亲热地抚爱他，讲些故事给他听，正象他母亲所做过的那样。圣象由于长年受到烟熏而变成黑色，但是，所有圣者的仁慈而严肃的容貌都一样地使

他想起彼得伯父的大胡子的黑脸。

在教堂的門廊里，有一幅描繪着一个圣者抓住一个恶魔在毆打的图画。圣者的皮色油黑，身材很高，渾身青筋，胳膊很长，恶魔是紅脸，身材瘦小，象一只小山羊。起初，叶夫賽沒有看恶魔，甚至想要吐他一口唾沫，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不幸的小恶魔很可怜，在身边沒人的时候，他用手輕輕地撫弄那小恶魔的由于恐惧和疼痛而变歪了的山羊嘴脸。

这样，在孩子的心理第一次产生了同情心。

他喜欢教堂的另一个理由，就是因为无论怎样的人，甚至出名的爱吵爱鬧的人，一到这里来，都变得肃靜和老实。

叶夫賽害怕响亮的說話声，一看见激怒的面孔，一听见叫嚷的声音，他便逃跑而躲藏起来，他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有过这么一回事：有一天——赶集的日子——他看见几个农夫起初高声地講話，后来开始吵嚷起来，互相扭打，再过一会，其中一个拿起一根木桩，举起来打别人。那时候，只听得有可怕的怒吼和尖叫的声音，許多人都跑开了，“小老头”被人一推，脸朝下地摔在水洼里面。当他爬起来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脸上淌着鮮血的、大个儿的农夫揮着两手向他赶来，因为那样子太可怕了，叶夫賽尖叫了一声，就象跌进黑坑里去似地晕过去了。一定要有人在他的脸上泼些冷水，他才能甦醒过来。

此外，他还怕酒鬼。这是因为母亲曾經对他說过，恶魔住在酒鬼肚子裡的緣故。“小老头”觉得这个恶魔身上有刺蝟一样的尖刺，身上象蛤蟆似地湿滑，身体是棕紅色的，眼睛是綠色的。它会钻进人們的肚子，在那里乱鬧，因而使人們发疯发狂。

教堂里面还有許多合意的事情。除了和平、安靜和溫柔的朦朧昏暗而外，歌唱也使叶夫賽欢喜。当他不用乐譜唱歌的时候，他

总是紧紧地闭着眼睛，把自己的歌声融合在整个声浪里面，一点也听不出自己的歌声，他便觉得把自己很愉快地完全隐藏到某个地方，好象进入香甜的梦乡一样。在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里，他总是感觉他已经脱离生活，接近了亲切而和平的另一个世界。

他心里产生一种梦想，有一次，他对伯父说过这样的话：

“伯父，人能不能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自己能看见别人，而不让别人看见自己？”

“象童话里的隐身人那样？”铁匠问。

想了一下后，他答道：

“应该说，这件事办不到。”

自从全村庄的人们将叶夫赛叫做“小老头”之后，彼得伯父便将他叫做“没爷娘的”了。这位铁匠完全是一位不平常的人物，他喝醉了也不令人感到可怕，他只是把鸭舌帽从头上摘下来，在街头闲走，并挥动着帽子，哼着响亮而凄凉的歌，微笑着，摇着头，眼睛里流着比不喝醉时更多的眼泪。叶夫赛心里想，伯父是村里最聪明和最善良的人，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同他谈，他常常含着微笑，但是几乎从来没有大笑过，说话不忙不急，镇静而严肃。在铁匠作坊里的时候，他有时仿佛不注意或忘记了侄儿的存在，而自言自语起来，叶夫赛特别喜欢这种样子。当他自言自语的时候，他总象在和一个人争论、或训诫一个人。

“你这讨厌的，”他既不象生气、又不高声地说：“贪吃的狗嘴！难道我不劳动吗？你看，眼睛都干了，快要瞎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这倒楣的苦命生活，没有光采，没有快活……”

好象一个教父在编歌似的。叶夫赛以为铁匠看得见同他说话的人。

有一次他问：

“您和誰說話呢？”

“我和誰說話？”鐵匠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地重復了一句，然後微笑着回答：“我蠢笨地和自己說話呀……”

但是，叶夫賽很少有機會同伯父談話，作坊裡面總有外來的閑人，而且，象陀螺一樣圓的亞希卡常在這裏面轉來轉去，他的响亮喊叫聲壓倒鐵錘的打鐵聲和火爐裏煤塊的爆裂聲。每逢亞希卡在裏面的時候，叶夫賽是不敢去看伯父的。

作坊在一處不深的谿谷的盡頭。每逢春夏或秋天，叶夫賽總是在這個谿谷間的楊柳林裏面消閑。谿谷象教堂一樣寧靜，小鳥們嘰嘰喳喳地啣啾着，蜜蜂和野蜂發出嗡嗡的聲音。他坐在那裏，緊閉着眼睛，搖着身體，想這個想那個，或者一邊傾听着作坊裏的聲音，一邊在樹林裏面散步，當他覺得伯父一個人在那裏的時候，他便跑了進去。

“沒爹娘的，怎么了？”鐵匠眯着他那被眼淚所濕潤的眼睛，迎接他。

有一次，叶夫賽問鐵匠說：

“魔鬼在夜裏常進教堂嗎？”

鐵匠想了一下之後回答：

“他為什麼不進去呢？不論什麼地方，他都能爬進去——他很容易……”

孩子聳了一下肩膀，用睜圓了的眼睛，仔細地望了一下屋子裏的陰暗的角落。

“用不着怕魔鬼，魔鬼算得什麼！”伯父說。

叶夫賽吁了一口氣，低聲回答說：

“我不害怕……”

“他們不會來害你的！”鐵匠用他黑黑的手指揩了揩兩只眼睛，

自信地这样解释。于是叶夫赛问：

“那么，上帝怎么样？”

“上帝怎么？”

“上帝为什么让魔鬼进教堂里去呢？”

“这和上帝有什么关系？上帝并不是教堂的門房……”

“他不是住在教堂里嗎？”

“你是說上帝么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！沒爷娘的！我告訴你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。教堂是为人而造的……”

“可是人們为什么活着呢？”

“人，他們也許是……总而言之，为了做各种各样的事啊！沒有人，是什么都办不成的，对不对……”

“人是为上帝而活着的嗎？”

铁匠斜着眼看他的侄儿，过了一会，才回答說：

“当然……”

說完这句话之后，他在围裙上揩了揩手，望着炉火，再說：

“沒爷娘的，这些事情我不大懂……你去問問先生好了。要不然，問神父……”

叶夫赛用衬衫袖子揩了揩鼻子，回答：

“我怕他們……”

“你最好不要談这些！”彼得伯父严肃地劝他，“你长得又瘦又小。你要好好地玩，弄得肥胖胖地……要生活一定要健康，假使身体不壮，那就不能做工，那就完全不能活下去，懂这种道理才是聪明的……至于上帝需要什么，我們不得而知。”

他沉默了，眼睛不离开炉火，想了一下后，以严肃的态度，断断续续地說：

“从一方面說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从另一方面說来，我什么都

不了解！俗語說得好，‘什麼都是聰明創造出來的’……”

他四面望了一下作坊裏面，對站在牆角的侄兒說：

“還縮在那裏幹什麼？跟你說，去玩吧……”

當葉夫賽怯生生地出去時，鐵匠從後面補充一句說：

“火花飛進眼里，你就會變成獨眼龍。誰要獨眼龍呢？”

母親活着的時候，曾向葉夫賽講過幾個故事。她在隆冬的晚上講這些故事的時候，暴風雪吹擊茅屋的牆壁，掠過屋頂，好像尋找什麼東西似地摸索着一切，吹進煙囪，在那裏發出了各種各樣悲淒的怒號聲。母親用微弱而催人入睡的聲調講故事，她的聲音有時中斷，有時混亂，她常將同樣的話重復好幾遍，孩子覺得她所講的這些東西，是她在黑暗裏面都看得見的——只不過看得不很清楚。

葉夫賽和彼得伯父談話的時候，便想起了母親所講的故事；這位鐵匠也一定是在爐火裏面看見魔鬼、上帝和一切可怕的人間生活吧，他常常流淚，大約就是這個緣故吧。葉夫賽聽了他所說的話，很容易把它記住。這些話使他的心由於期待而激動，他心裏的希望越來越大起來；能有一天看到不象村裏的酒鬼、泼婦、愛喧嚷的孩子們的生活，而看到象教堂裏的人們的那種和善而嚴肅的生活。

鐵匠作坊隔壁，有一個叫做丹妮亞的瞎眼小姑娘。葉夫賽和她很要好，領着她在村中散步，有時候很小心地扶她到豁谷裏去，他不安地瞪着淚汪汪的眼睛，用極低的声音談話。這兩個孩子的友好，全村人都知道，並且大家都感到愉快。但是，有一天，瞎姑娘的母親跑到彼得伯父那裏來告狀說：葉夫賽向丹妮亞說了許多吓人的話，因此這個小姑娘現在吓得不敢獨自呆在一個地方，總是哭，不能好好地睡，睡下去就着魔，跳起身來，喊叫起來。

“他對她說了些什麼，我是不知道，但是她總是說關於魔鬼的

話，並且說天空是黑的，有些小孔，從小孔看得見火焰，許多妖怪在火里翻筋斗，跟人开玩笑。怎么可以对女孩子讲这些话呢？”

“过来！”彼得伯父喊侄儿。

当叶夫赛从墙角里面悄悄地出来以后，伯父将重而硬的手放在他的头上，问：

“你说了那些话么？”

“我说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铁匠把孩子的头推了一下，不放开手，注视着他的眼睛，严肃地说：

“难道天空是黑的吗？”

叶夫赛低声说：

“她是看不见天空的，那么天空会是什么颜色呢？……”

“谁看不见？”

“丹妮亚……”

“对啦！”铁匠说，想了一下之后又问：“那么黑的火呢？你这是怎么想出来的？”

孩子低着头沉默了。

“孩子，说说看，我不打你呀！你为什么和她讲这些，嗯？”

“因为我感觉她可怜。”叶夫赛用耳语般的低声回答。

铁匠将他轻轻地推开，说：

“你从此之后不准再和她讲话，懂了吗？不论什么时候。布拉斯科维亚太太，您别生气了！我们不让他们交朋友吧！”

“应该揍他几下！”瞎姑娘的母亲说。“我的孩子很老实，从来不麻烦人，现在呢，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她……”

布拉斯科維亞回去之后，鐵匠默默地抓住叶夫賽的手帶到天井里去，問：

“現在你好好地說出來，你為什麼要去恐嚇那個小姑娘？”

伯父的聲音雖然不高，但是嚴肅。叶夫賽害怕起來，他趕快結結巴巴地開始替自己辯護：

“我並沒有吓唬她，不過是這樣：她常常向我訴苦說：‘我看見的全是黑的，而你什麼都看得見……’我為了使她不要羨慕我，所以就對她說一切都是黑的……我一點都沒有吓唬她……”

他覺得自己委屈，嗚咽起來，彼得伯父靜靜地笑了起來。

“傻瓜！你想一想，她是三年之前才瞎了的，她不是天生的瞎子，是出痘子后才瞎的。所以，她能夠想起還沒有瞎的時候的一切事情。你真傻！”

“我不傻，她很相信我的話呢！”叶夫賽一面揩着眼淚，一面這樣反駁。

“好了。可是以後不要再和她玩。……聽明白了嗎？”

“不玩了……”

“你為什麼哭？不過，這也倒不錯，因為別人會以為我已經打了你呢。”

鐵匠碰了一下叶夫賽的肩膀，帶笑地加上一句：

“我和你都是騙子手……”

於是，孩子將頭頂住了伯父的側腰，用顫抖的聲音問：

“為什麼大家都欺負我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沒爹娘的！”伯父想了一下，這樣回答。

總受欺負，使這個孩子發生了一種辛酸的自慰感，他心裡已經有這麼一種漠然的想法：自己和大家有所不同，所以大家欺負自己。

村庄是在小丘上面。河的对岸有一条泥沼。夏日炎炎似火烧，一到傍晚，从那些腐泥里面，发出一种闷热的紫雾，从小林后面出来的月亮呈现红色。沼泽向着村庄喷出恶臭，并不断地向人们送出成群的蚊子，由于蚊群贪婪地东奔西飞和发出凄凉的歌声，空气就象是在呻吟、哭泣，而可怜的、生气的人们却把被咬了的地方搔到出血。

晚上，在沼泽上出现抖动着的青色磷火，据说这是罪人的无处投身的游魂。人们可怜他们而痛心地叹气，但是，他们互相之间是一点都没有同情。

不过，他们还能够互相合作地和愉快地过生活，叶夫赛有一次看到过这样的事情。

富农维列田尼科夫的谷物干燥室，晚上起了火。叶夫赛跑到菜园里去，爬在白柳树上去看火灾。

他看到好象一只张着火嘴的、可怕的冒着烟的黑鸟的柔软的巨体，摇曳着许多翼翅，在空中蜿蜒蠕动着。这只巨鸟把它红红的、亮亮的头垂下来，用灼热的尖锐的牙齿，贪婪地咬碎稻草，嚼断树木。它的黑烟濛濛的巨体，在黑暗的天空中摇摇摆摆地盘旋，它罩住了整个村落，爬遍了所有茅屋的屋顶之后，再软绵绵地、轻快地上升，可是它的烧红的头，却还是不离开地面，它的那张狂怒的嘴巴，也在愈加扩大。

在巨火的面前，人们都变成了小小的黑点。他们或者向火上浇水，或者用长杆刺冲火焰，有的从屋上扯下已经着火的稻草，用脚踏灭火焰，但是由于在浓烟中喘不过气，他们咳嗽，发出鼻息声，打喷嚏。他们叫喊，怒号，他们的喊声和火的呼啸声混在一起，人们愈来愈接近了火，活人的黑色圈子围住了火的红色的头，好象勒紧它脖子上的绞索一样。绞索这儿那儿地断了，但是立刻又连起来，

縛得愈来愈结实、愈紧。火焰凶猛地奔窜，跳跃，它的身体膨胀起来，鼓满了风，好象蛇一般地蠕动，想要把被人们捉住了的头从地上抬起来，但是它的力量已经完了，疲倦地、快快不乐地倒在仓库的附近，爬过菜园，分散开来，衰弱下去，而终于消灭。

“齐心协力啊！”人们互相鼓励而这样喊叫。

“水！”听见女人们的喊声。

女人们，不问陌生的和有亲戚关系的、朋友和敌人，大家排列起来，从火烧场到河边排成了一条锁链，在他们手里，盛满了水的水桶不断地传递着。

“快些，妇女们！亲爱的，快些！”

看到人们与火作斗争时所发挥的这种很好的友爱精神，确是愉快而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大家互相鼓励，彼此称赞着灵巧和力量，即使怒骂，也是和善的，即使高声喊叫，也决没有恶意，好象在火灾面前，大家只能看到别人的长处，每个人只会使别人高兴。当他们终于战胜火灾的时候，他们都快乐起来。他们唱歌，大笑，自夸一番自己的功劳，开始开玩笑，上年纪的人弄来了“伏特加”，为着克服疲倦而喝了一些。青年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，差不多忙到天亮，大家都好象在梦里一样的良善。

叶夫赛不曾听到一句含有恶意的叫喊；也不曾看到一副含有怒意的面孔；火烧还继续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为了痛苦和委屈而哭泣，没有一个人发出马上就要去杀人似的野兽般的吼声。

第二天，叶夫赛对彼得伯父说：

“昨天多么好啊……”

“哼，没爷娘的，你还说好！差一点，村庄的一半都烧完了。”

“我是说村里的人呢。”孩子说明着：“我说他们都和睦起来了。为着使他们总是这样，只愿常常有火烧！”

铁匠想了一下，惊奇地問：

“就是說，你的結論是，常常有火灾才好？”

他用严厉的眼光望着叶夫賽，用指头威吓着說：

“你这小家伙，要当心，快把这种有罪的想头丢了吧！你看，竟有欢喜火灾的人！”

2

叶夫賽在小学毕业的时候，铁匠說：

“現在把你安置到什么地方呢？你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。过几天我要去买风箱，那时候，将你送到城里去吧，沒爷娘的！”

“伯伯自己帶我去？”叶夫賽問。

“自己帶你去。离开家乡觉得难过嗎？”

“不难过。只是舍不得伯伯……”

铁匠将一块铁丢进炉子里，用火鉗子攪着煤块，沉思地回答：

“对我，不要耽心！我是大人，和别人一样，我是一个老百姓。”

“伯伯比别人好！”叶夫賽低声地說。

彼得伯父也許沒有听見他的話，沒有回答，从火里面拿出一块烧紅了的铁，眯着眼睛开始錘炼，紅紅的火星向四面八方飞散。过了一会，他忽然停下来，慢慢地放下拿着铁錘的那只手，帶笑地說：

“我應該告訴你些要紧的事情……”

叶夫賽等待着伯父的訓話，聳起了耳朵。但是，铁匠又把那块铁丢进火里，一边望着炉子里，一边揩拭了流到两頰的眼泪，而忘記了侄儿。一个农夫拿了一个破輪圈走进来。于是，叶夫賽跑到

谿谷里去，坐在丛林里面，等待作坊里面只有伯父一个人的时候，这样坐到日暮。但是这个机会究竟没有到来。

从村庄动身的那一天的情形，叶夫赛记不大清楚了，他只记得他们乘着马车走过田野的时候，路是阴暗而非常狭窄的，车子震得非常厉害，车子两旁排着一动也不动的、黑黯的树木。但是，往前走，世界愈来愈广阔起来、愈光明起来。伯父在路上一直不高兴，对于叶夫赛的各种质间，也无心回答，回答的话也非常短，并且不清楚。

走了整整一天，他们到一个小小的村庄里休息。晚上，有人长时间的奏着很好听的手风琴，一个女人在哭，一个生气的声音有时大叫着：

“住声！”

还听到难听的骂声。

夜里，他们也是继续地前进。两只狗在黑暗里一面吠着，一面绕着马车送他们走。刚一走到村外，左边路旁的森林里面有只麻鸦如怨如诉地悲哀地在啼叫。

“请上帝赐福吧！”铁匠喃喃地说。

叶夫赛睡着了，一直等到伯父用鞭子柄轻轻地打他的脚的时候才醒来。

“你看吧，没爷娘的！喂！”

在小孩子的睡眼里面，城市好象是一大片荞麦田：它是密密的、五颜六色的，连续得没有边际，城中教堂的金色圆顶，好象是许多黄色花朵，弯弯曲曲的黑黯的街道就象田畦。

“哎唷！”叶夫赛仔细地看了看之后，这样喊了出来。

城市的全景展开着，各种色彩愈益明显起来。当无数的窗戶玻璃和教堂的金圆顶反射着阳光的时候，整个城市闪耀着绿、红、

灰、金各种顏色。他心里燃起了一种异常的期望。叶夫赛跪在車垫上，一手抱住了伯父的肩膀，不轉瞬地望着前面。铁匠对他說：

“从此之后，你要听着吩咐做事，閑事休管。对于机灵鬼要敬而远之，十个机灵鬼里面，成功的只有一个，九个是要完蛋的。”

他的語气不大坚决，好象怀疑着說这些話有沒有必要。叶夫赛却是很关心地、認真地听着他的話，他想听些可以对付新生活中的危险的特別教訓。

铁匠透了一口气，繼續說，这一次語气比較坚决些，自信些：

“沒爷娘的，我告訴你，从前有一次，我在乡里，险些儿被人用树枝抽死。那时候我是已經訂了婚的人，我得結婚，然而他們还是打我；他們是什么都不管的，他們絕對不替別人着想。我到省长那里告了状，結果，我在那里不仅挨打，而且坐了三个半月的牢。打得太厉害了，甚至吐了血，从此之后，我的眼睛老是淌眼泪。那时候，有一个身材不大的紅发的警察，老是拿各种东西打我的脑門。”

“好啦！”叶夫赛輕輕地說：“不要說这些話吧……”

“那么，說些什么好呢？”彼得伯父帶笑地說：“沒爷娘的！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可講的了。”

叶夫赛悲伤地低了头。

污秽而有恶臭的房屋，一所一所地移近而迎接他們，把馬、馬車和車里的人越来越深地吸进到自己的复杂的罗网里面去。紅色和綠色的屋頂上面，象贅瘤似的长出了許多烟囱，噴出青色和灰色的烟。另一些烟囱則从地上一直伸上去，它們特別高，特別骯髒，吐出浓浓的黑烟。結实地踏平了的土地上，好象浸透了浓厚的烟气，这里那里发出一种震动空气的、鈍重而吓人的声音——轟隆声、嗡嗡声、呼嘯声、铁类发出的轆轤的杂声……